

勞

幹

著

魏晉南北朝史

華岡出版公司出版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增訂三版

# 魏晉南北朝史

定價新臺幣三十七整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勞幹

出版者華岡出版部  
發行者華岡書局

地址：陽明山華岡大典館一樓

版權所有  
印翻不許

印刷所維邦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148巷39弄1號

經售處華岡書局聯合出版中心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 魏晉南北朝史訂正再版序

魏晉南北朝史初版是中華民國四十三年發行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七年了。這本書的原稿是就在課堂講授的筆記，再略為整理而成，和那一冊秦漢史完全是親手寫出來的，完全不一樣。課堂的筆記在講授時手頭只有一個大綱，加以口述時常會重複顛倒，甚至會說錯。再加上當講授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尚未打開，那時臺大圖書館書籍頗有殘缺，不能充分利用（譬如沈垚的落航樓文集就到處都找不到，甚至想參看一下禹貢半月刊也都找不到。）但是當時客觀的需要，又用得著一部魏晉南北朝史，這部書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勉強出版。現在原書已不再續印，經張曉峯先生特別幫忙，使得這部書訂正本能够出版，不僅適應目前社會上的要求，並且完成了著者許多年的心願，這是應當十分感謝的。今年正當建國六十週年紀念，當此風雨漂搖的際會，這部書的再版，尤具有不平凡的意義。又這部書出版，經馬君先醒接洽、校對，工力至勤，更應當特別致謝。

# 目 次

## 第一章 緒論

(一一一)

甲、東漢與南朝

一

乙、東漢的士風與曹魏

六

丙、東漢以來的宗教與經濟

十五

## 第二章 三國之興亡

(一一二)

甲、東漢的分裂

一一一

乙、魏國的篡漢與司馬氏的得勢

一七

丙、蜀漢的北伐及孫吳的開展

一三

## 第三章 西晉時代

(一四四)一一七——(一三三)

甲、西晉的政局

七

乙、八王之亂

四二

第四章 東晉時代

(四五——六七)

甲、五胡之亂

四五

乙、東晉的立國

五八

第五章 北魏之成立與分裂

(六八——八九)

甲、北魏初期

六八

乙、孝文遷都以後時期

八〇

丙、北齊與北周

八七

第六章 南朝之興亡

(九〇——一一六)

甲、南朝的政治變遷

九〇

乙、南朝與門閥

一〇一

子、世族的政治地位

一〇一

丑、世族的社會地位.....

一〇八

寅、世族在政治上的把持與衰退.....

一一一

第七章 南北朝的經濟問題.....

(一一七——一四一)

甲、田制問題.....一一七

乙、貨幣問題.....一二七

丙、商業與交通.....一三七

第八章 南北朝之兵制.....(一四二——一五三)

第九章 南北朝的文學與學術.....(一五四——一六五)

甲、文字與文學.....一五四

乙、音韻之研究.....一五七

丙、歷史學.....一六〇

丁、科學.....一六三

附

錄

- 一、世系表.....（一六六——一八四）  
二、大事年表.....一六六  
.....一七一

# 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一章 緒論

### 甲、東漢與南朝

中國的全部領土，在很遠的古代，都是曾經有人住過的。至少我們不能證明中國全部中某一區域，在古代未曾有人到過。但是中國的華夏文化，卻應當以黃河流域為一個重要的據點。

從殷虛的大龜和大量的海貝看來，當時黃河下游和南部的海岸既然有物資的交流，當然也有文化的傳播，到了西周以後，南方的開發更有顯著的痕跡。再經過了立國南方的楚，再經過了西漢和東漢，南北的關係，越來越深，到了三國以後，長江流域更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堡壘了。

凡是一個文化高的民族，比較文化低的民族，更易於滋生傳播。華夏民族文化高，自然也就滋生快，人口密度大，因此不論東西南北，任一方向，都是華夏民族擴張的目的地。

中國的西北邊境，是一個世界性的大草原，永遠在不平衡、不安靜的局面下過日子。東南邊境，却是易於扼守的邱陵地帶，並且又不處於民族遷徙激流的對衝之點。所以西北邊境總是建設了又破壞，而東南邊境則是建設一步即增進一步；因此東南邊境的文化遺產一天一天的豐富，最後便超過了黃河流域的「中原」了。西北邊境的不安已經成爲西北開發程度落後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農作物不能給養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文化，更爲落後。

天時和人事已經使西北邊境趕不上東南，再加上東漢初年及東漢晚年兩次內部變亂，使得西北一帶，更爲荒廢。在這個時候，漢族自相殘害，但塞內和塞外的胡人（匈奴、東胡等蠻族），是有組織的，他們並未受到太嚴重的影響，因此胡人分布的地盤，便乘機增加起來。到了晉代初年，所謂「五胡」已佈滿了三輔、太原、上黨、河東、北地、西河及新興郡（河套區域）諸地。原來這些蠻族和漢人雜居之時，因爲他們一般文化程度較低，往往被漢族輕視，到中原不安靜之時，蠻族便起而據地稱雄，組織政權了。

北方的情形既然是這樣的，我們再看一看南方。南方的原野，本來應當只是森林和沼澤，但是在周初經過了漢南諸姬的開發，經過了楚國的開發，再經過了吳國的開發，使得長江流域，變成了繁盛之區。但漢代初年，巫峽以下，够上一萬戶以上的都市，只有長沙、南昌和吳縣。並且許多地方，還是利用原始的耕種方法，「刀耕水耨」。再經過了西漢一朝，到了東漢時代，許多循吏勵精圖治的成績，南方的經營，便漸漸的有了頭緒了。最顯著的證據，是拿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比較一下，便可顯然的看出來，西漢西北諸郡人口比東漢密，東漢東南各郡人口比西漢密。到了東漢晚期，劉表的招納流亡，使得荊州繁榮起來，後來曹操攻擊荊州，這一部分財富又到了三吳去。

三國的變亂，已經使中原人士紛紛逃向江南，再加上了一個東晉南渡，更成了中國中古文化在南方開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晉的開國，在司馬氏皇家說來，是一個政治性陰謀的成功，但就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來說，却是東漢的世家豪族，對當時壓迫者曹家政權的一個總攻擊。世族的地位雖然重行增加，東漢遺留下世族中高尚而廉潔的風氣仍被破壞無餘。所以司馬氏時復興的世族，其內容和其意義並不等於東漢的世族，而是另外的一種政治形態。這種執政的世族，使得中央的政治及地方的政治同時腐敗下去，最後世族自相爭奪，在諸王領導

之下起了內戰，以致人民的困苦增加了，國家的實力消耗了，士氣和人心瓦解了。邊疆以外的蠻族侵入中原，終於在中原建立了蠻族的政權。

當着這個時候，中原逃難的人民，像洪流一樣的逃到淮泗流域，更轉而逃到江南，還是從淮泗一帶轉入荆梁，這些流徙的人口，使得不僅江南和太湖區域得到更深的開發，並且閩粵等區域也在這個時期開始繁榮起來。

人口的流亡影響到相關的土地問題和經濟問題。在北方因為人口流亡，過去已經墾闢的土地變成荒廢。政府方面因為站在財政的觀點，開始對土地加以經營，形成了屯田制度，而皇室占田、均田制度等，也在這個情況中發生。同時因為人口流移，戶口平均都減少了，南北兩方因為爭取稅源，又引起大規模的兩方政府掠奪對方人口的舉動。

在人口流移的時候，從淮泗而下，集中到荊州和揚州，因此這兩股流移的人口，便成了兩種政治勢力的基本。東晉以後，許多政治上的競爭，大都脫離不了荊揚兩州的地域性的爭持。此外，流移的人建立政權之後，有了武力及經濟上的勢力，壓倒了原有的住民（其實也只是些更早的移民），因此就發生了「偪」「舊」的問題。因為「偪姓」往往成為特殊的階級，他們要保持原有的籍貫，不肯歸入南方戶籍，以便享受特權，「偪郡」、「土斷」的問

題，也就隨著發生了。

南朝的政治，集中在荆揚二州，荆揚二州的若干都市繁榮了，隨著這些都市而發生了的貴族莊園，也都漸次的擴張起來。這許多莊園兼併了附近的土地，隨即發生了「封山占澤」的現象。其在北方，因為蠻族國家掠奪的人口，尤其是軍人和技工，往往集中於首都，因之商業及水利也集中於首都，並且因為宗教信仰的發展，北朝的寺院經濟也特別的發達，首都的寺院就更為加多，更為壯麗，自然影響於首都經濟的，也就更為可觀。

這些隨着區域的不同而發生的地方性差別，都是便於割據的，尤其各地有各地特殊的賦稅制度及貨幣制度，使得割據的形式，更為普遍。因此在若干的州郡及莊園成為自給自足的原始狀態。

幾個大都市，因為附近的區域較為廣大而趨向繁榮，沿海以及西北區域，因為得到國際貿易，也得到了繁榮。但長期封建狀態之下，却使許多偏僻的地方，因孤立而荒廢，以致中央和地方，起了若干不必要的隔閡。尤其是北魏末期的六鎮與洛陽，生活狀況、物質享受完全不同，變成了北魏覆亡的重要因素。在南朝那就封建領主和皇朝之間利益始終不能一致，不論在那一個段落之中，都未曾發生了有效的力量，也就註定了南朝限制在長江流域，無法

統一中原，光復華夏。最後統一的還是繼承北朝的隋文帝。

## 乙、東漢的士風與曹魏

西漢一朝學術的演進，儒學已成學術的中心。本來社會道德固定了，再加上政治的長期安定，選舉的方式，也固定在鄉舉里選的法則之下。名譽好的士人，才能得著進身的階梯，他們在鄉可以「仕州郡」，在國可以選為秀才孝廉，在漢書中「內行修」的就是一個重要的論人的標準。

從西漢經過王莽再到東漢，雖然有治有亂，但大致說來，將近四百載的時期中，並無安心作惡的壞君主（桓靈還祇是受人蒙蔽的庸主，尚不至於安心作惡），也沒有壞的不堪的外戚，甚至於梁冀雖為罪惡所歸，也還能重視人才。這一種安定風氣的養成，使得兩漢政治上了軌道，使得士風的修飭成為兩漢時代的一個重要現象。

這種修飭的士風，約制的儒行，當然也會成為知人論世的準則。其中誠然有許多虛偽的人藉着名譽來釣取利祿，但其中也不是沒有具有真心信仰而身體力行的人。例如後漢書第二十九劉超淳于江周趙列傳，所記的便全是以孝行著稱的人。

其中的例子如汝南郡的薛苞，被後母憎惡將他分出。他每日號泣，結廬家外，每朝仍入家灑掃，又被父逐出，仍在里門外作廬，不廢朝夕謁見的禮貌。一年以後，父母後悔，仍然還家，後來仍爲父母共服六年喪服，哀感動人。再與弟分家，選擇壞的房屋和田地。弟不善經營，數次破產，他仍再將產業分給與弟。章帝時皇帝特徵召，位至侍中。

又後漢書韋彪傳稱：「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這些孝子，我們可以說，一方面是賦性篤厚，一方面也由於孝友成爲一般的道德標準，世人便在不知不覺之中，更培養這種感情，因此也就比其他時期，更爲顯著了。

再如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稱：「太原荀恁，少修清節，資財千萬（千萬卽千萬錢，當黃金千斤），父越卒，悉散與九族。」又王丹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得歸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在這方面所表現的，一方面は有些人願意替鄉里來不取代價的服務，另一方面在鄉里之中，隱然成爲一種勢力。這種鄉里中的勢力，當然有其光明的一面，也必有其黑暗的一面。所以就有人不顧和鄉

里中發生關係。例如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坡田，常勤肆自給……鄉黨宗族，希得見者。」朱暉傳：「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朱暉之子即絕交論著者的朱穆。在這裏邊，又可見東漢時期鄉誼過度的發展，也自然有其流弊。

這種鄉誼是從鄉和社發展而成的。社的發展很早，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漢代大致一里爲一社，再經許多社的結合而爲鄉，由政府聘請鄉三老來聯繫。到了光武建武三年，始命郡國行鄉飲酒禮，那就更和儒術接近了。儀禮有鄉飲酒禮，未載舉行的日期，據周禮則爲每三年正月舉行一次，漢代承秦法，以十月爲歲首，武帝太初改歷，許多制度未改，所以鄉飲酒禮仍在十月舉行。其後汝南月旦評（見鄧惲傳）也是在十月中舉行，可見月旦評和鄉飲酒禮，是有若干關係的。

這種鄉里的聯繫再加上東漢門生故吏和府主宗師的聯繫，到了桓靈之際，越受外面的壓迫，團結便越加堅固，而桓靈之際，又是宦官當政，名士失志的時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和當政的皇權，更顯著對立了。

這時一般的士人，家世並不完全一致，財產也貧富不等，但立場是相同的，他們都希望

有一個清明而公平的中央政府，他們才能有出路。並且也顯然的，社會中的中間階級，或中產分子，是同情於他們的主張。

這一種社會運動發展的結果，要對於君主、貴胄、宦官抗衡，對於平行的階層，也因為位置不够，競爭劇烈而互相排擠。當然不免有成羣結派的習慣，這也就是東漢實行「三互法」的原因，來預防官吏和地方發生關係。而東漢時代宦官攻擊儒生，稱為「黨人」，也不見得全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

後漢的黨人誠然有不少的弊端，甚至還有許多不盡情理的事。但這般人中却也有不少的人，具有過人的操守，發自真誠，決非出於虛偽。但是鄉黨及士人的團結對政治却可以發生別的影響：第一、中流社會形成了一個集團，不便統馭。第二、彼此結黨相攻，在政治上不易看出真是非，更增加了行政方面的困難。第三、社會上過於看重了道德的因素，忽略了能力的培養，因而行政幹部有時難以尋覓有活力的人才。——因此到了獻帝時期，曹操當政，便轉換了一個另外的方向。

曹操的政治，很顯明的有法家的傾向，他對於東漢禮教的風氣很不贊同，他直接開展了法家的風氣，間接開展了清談的風氣，這是和他的生平有相當關係的，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

一、曹操本人不出於禮教的世族，他是一個宦官子弟，他的先天潛意識對於東漢儒生習慣不會贊同。

二、他的本人雖然不完全是壞的成分，他有時也未嘗沒有正義感，不過他的出發點，是法家的，他的道德觀念也是法家的，和西漢的酷吏中，如郅都、尹賞等人的出發點都差不多。

三、曹操的少年生活本不同於禮教世家，三國志本傳說他：『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注引曹瞞傳『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這都是漢代游俠少年的風習。到了曹丕之時，也受到了不少的影響，例如曹丕典論自敍：『時歲之暮春，旬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曹真）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直到明帝時這種遺風尚有存在的，魏志高柔傳：『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妨，力不能禦，至於滎陽左右，同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這一個好游獵廣禁苑，還可溯源於曹操的時期。這又是和東漢儒雅的儒生是不同的。

曹操本人既然和儒生是在另外一個立場上，因此他也就建安時期，利用他當政的地位